



華泉集
三

書

1034
3

廿八



明和16
箱1034
卷3



華泉集卷之五目錄

書

答俞曼倩

漢雋〇六

答李子敬

堯欽

答尹龍仁

聚東

與洪太和

元燮

答金仁瑞

麟淳

答徐聖可

簡修〇三

答李南原

萬源〇二

答安天宅

光宇

答鄭惠伯 亮采

答黃展汝 仁紀

答洪聖見 善謨〇五

答金最之 最根

答李平昌 豐林

答李參奉 宜朝〇四

答李參奉 行祥〇二

華泉集卷之五

書

答俞曼倩 漢雋〇甲子

閒漢太無事除非尋理舊讀輒神逞終南山下第幾
家日四三回恨無由將虛作真得一番從頌此際盛
札遠辱窮寂之濱翰墨淋漓別意繾綣日來起居又
清重既感且慰可敵合席之晤少弟一鞭歸來依舊
安自在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政道此時居閒境
界飢來喫飯倦來眠又善形容此身習懶生涯拙狀
盡於此矣然園花已落春風度盡上成趣亭惺悵有



詩曰亭西桃李盛繁華經濟年來此地多偶入長安
今始返春光虛負一園花近日幸而有薔薇芍藥牧
丹躑躅次第盛開足以補東隅之失而花下獨酌未
嘗不向風馳懷向使歸山之驢卒被諸公牽挽留連
幾乎又不免虛負此花枉費了膠擾場裏一月光陰
矣所教入耳云云又何爲而入吾耳也弟則胷中無
此箇意想久矣以老兄高標雅識乃不能忘世情至
此甚耶仙凡之喻老兄曾已言之矣四月須代顧不
能超凡爲仙尙有此俗間口氣承諭自身老益狂又
教人狂云者恐在此而不在彼也極呵極呵思傳已

訖工否前說姑置之以此而往復問難亦一衰世勝
事偶記一二所疑試此呈覽幸爲之逐段剖教也然
此事真不可使人聞慎莫開口說道深恐被人譏笑
耳頃間以先集中意象二字有老兄俯詢而弟不能
奉對日前偶講孟子始見出處第六冊第二十八板
熊魚章小註試檢看如何蓋知書不可不讀而又不
可不博也五屬詩原韻小紙蓋嘗納之行橐歸而搜
之竟不得皮不存矣毛將焉傳思之還覺省事可喜

別紙

中庸開卷第一義乃天命之性其次鬼神之德而鬼

神玄杳難言天命卽近日紛紜處不敢發端姑以他條奉質

饒氏所謂六大節朱子於讀法已細分之不曰朱子而曰饒氏者何也自其所謂第四節又不曰饒氏而以倪氏按饒說而爲言者何也

章下註多不連書而惟連書者四此子思立言大頭顱也所謂四大支指此而言歟抑外是而別有可言處歟

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其包見聞可知先輩所以通動靜看固有據而其下又曰存天理之本然於慎獨

則曰遏人欲於將萌天理本然卽指未感物時則恐戒懼終屬靜邊大學之格致卽此書之明善也大學之誠正脩卽此書之誠身也可見曾思之相授受而學庸之相表裏也又言此書獨不言大學所謂齊治平云者果何所見也明善誠身之效終至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則民可得以治之順親信友獲上治民乃是齊家以及於人國者言治民則又包天下在其中况此書論爲天下國家之九經者乎是亦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處

二十二章四章六章皆天道也盡性仁也前知知也

無息勇也以成德之序而先仁後知二十三章五章七章皆人道也致曲知也自成仁也大哉勇也以入德之序而先知後仁然大哉章言勇處終未能曉然其言足以興章句曰興起在位以小註興賢興能觀之當看作興起其在位也以退溪說興容皆屬君子之身觀之當看作興起而在位也未知何說爲長誠者自成小註朱子曰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倣作安排底物事其下兩段皆以自然之自言之故與下自成已云云不相應讀之常疑晦及見或問則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

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於此爲無所當其小註又載程子說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始知朱子之見亦不以爲自然而章句下小註獨如是者何也豈語類是門人所記故記有爽誤抑或問成於晚年故此爲定論耶

朱子以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謂說大德小德而如仲尼至聖至誠等章固易見也至於上三章於何可見大德小德以愚意必欲分屬則二十七章其曰發育萬物其曰三千三百統言大德小德二十八章其曰儀禮制度以下爲川流二十九章其曰本諸身

徵諸庶民以下爲敦化而不敢自信

答俞曼倩

便回又得二十日所遣下狀伏承起居連重慰浣何異朝暮遇也拙狀無足言而一官來逼撓亂我安閒心界自笑自笑去就蒙諭以鄙見爲十分恰好道理獎詡太過還用慙汗初不煩往來限滿卽已固甚快適矣然有一事更商者采是何人再昨年辭遞黃牧昨年辭 長寢令今年又辭惠郎則殆若高蹈者流本以多口舌之命處此喜齟齬之世人之指笑將不勝其紛紜而况盛牘所謂經牀他書所謂道體固是

采盜竊之罪而指虛爲實以無爲有則人雖不知其自知則明矣能無愧於心乎與其無實而釣虛名無寧姑且從衆一入城直若干日辰齟若干米錢以病爲辭呈遞而歸似沒痕跡未知此亦可爲一副義理否乎一自被辟潦霽未決適聞有林間啼鴉偶有詩示意曰潛郎白髮古來稀進亦違心退亦違獨有林鴉能愛我血誠啼道不如歸若暫入卽還固無愧於此詩而世間事類多不如意者亦何敢質言也合下自處不須問人而偶問諸京洛則皆曰可出而仕獨老兄不如此邇來世級日降人心不古舉喜沒模稜

務方便之術而使之自知其冷煖曷嘗聞一句半句
勸止之言乎老兄於是乎真古人也真知己也不獨
林鵬之愛我而已姪婦之病方危亡女之練又迫欲
於廿六抵水橋兒子家若蒙枉顧可盡書不能盡者
矣

別紙

第一章道之本原卽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卽未發之
中本原處看中字意不可易處看庸字意盛致至當
第六章兩端如多寡輕重長短多是合當底道理則
用多寡是合當底道理則用寡乃是中也至於輕重

長短無不皆然若認作過不及則恐近於子莫之執
中

第十一章不賴勇云者自然之勇也聖人亦未嘗不
勇來說亦得之

第十八章追王只大王王季也何嘗有追王后稷之
文耶及於無窮乃是祀禮也試看子爲大夫祭以大
夫之句

第十九章言春秋而不言夏冬者省文也觀於章句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益較然

第二十章利行之利論語里仁篇知者利仁章集註

曰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何敢易說而創爲明釋乎

第二十七章至德與至誠面目雖不同然朱子旣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愚則信朱子

第二十八章得位則行夏乘殷不得位則從周所以爲時中也答顏之語從周之論自不矛盾

鄙書所稟八條中六條盛說無容更議其第六條興如興賢興能之興觀一如字政是自興也不如是當直曰興賢興能何必曰如乎然此本有甲乙之說不

足多辨至於第七條誠者自成以朱子而尙有同異之論吾輩後學安能免終身疑晦也然小註說是出於語類者與其從語類曷若信或問乎是以蓋嘗竊附於或問之意而妄自爲說曰夫所謂誠者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理卽心心卽理物亦人人亦我而特章句對言物與人故疑若牴牾然非理外別有心心外別有理所以下文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章句亦曰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又曰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觀於此則下文之自成章句之自成非物之所

以自成乎以理言之則曰物之終始以心言之則曰不誠無物其曰物曰人曰心曰理若相不侔而考其歸趣則各有所當且程子所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政解誠者自成一句則成子成臣謂之成已可也謂之成物亦可也章句又不曰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乎此所謂自成卽上物之所以自成也如是看則首尾似若照應而若以自然之自看之則終與下文不相應試更理會而剖教焉

答俞曼倩

乙丑

一鞭歸來所耿耿者最在兩老兄詞案聖可無問而

老兄先施之非情之薄厚爾殊也抑身之間忙所繫耶披讀慰浣如復合席但所及詩篇雖有三月忘肉之樂而亦不料艱食至此愚卽以肉談和之曰謙謙莫道耄兼昏咀嚼英華子亦尊粥飯由來無是餒豢芻到底有爲存簞瓢在巷賢方見肉食盈廷鄙敢論鄉黨一篇真好讀味無味處是知門未知如何讀不如看老來固應如此而其淫泆之味終是看不如讀勿論看讀其所得意處可得聞歟少弟爲秋興所牽非涉園收粟卽臨塘釣魚倚檻調鶴日以優游爲事姑不溫理舊讀外此無足奉聞尊座然如有可以垂

教者是亦麗澤也幸圖之向來去就不過一小官不能者止耳何過獎之有還切慚汗

答俞曼倩

歸臥深山綠樹之中萬念都消所與伴者寡鶴所賴以遣寂者黃鸝倦甚則手二程夫子書日讀數篇驅退睡魔偃仰優游自以爲樂視向來奔忙奚啻老兄前所稱仙凡也但世事苦不圓滿家間憂故種種關心奈何忽此書枉承有龍鷲之遊而會者亦佳士恨不在下風與聞高論也然因是而知體氣之清健起居之安閒慰仰亦不少矣魯論方讀到幾篇此中碑

院之役各就緒而左右董檢亦一勞擾事耳嘗謂學禪者當至靜程子反以爲最忙始知靜中之忙爲益勞也謹做盛牘聊復作閒語以替合席之談

答俞曼倩

一便兩復再拜三復所喜者起居安耳所可慰者書足以代面也敬命已卜克襄之日矣其孤請挽幅故不忍以不能辭構十絕以送然顧何補於存沒幽明之間哉其文章成就雖不能窺其闡域而妄嘗謂門路純正格體簡雅未有若此子非美仲諸公出入稗說者比執事大匠也會謂何如其至行能有士林公

議可使逝者不朽則雖磨頂不足惜况一名帖乎幸
充其發文之數而以執事所草者示之也菴記非敢
慢也方有知舊家五六餘債了此便可奉副而惟污
穢墻壁是懼耳所詢以別紙仰復

別紙

易曰太極生兩儀此圖所謂動靜卽太極動靜也所
謂陰陽卽亦兩儀也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與太極生兩儀一串語脉也周子之下得兩生字豈
無所本而又何不可之有哉纔動便屬陽不是動了
而後方生是朱子說也如是看則雖兩生字初不爲

病然學者苟不能真知而默察則恐有漸次先後之
見故朱子所以去之者此也然不但曰動而陽靜而
陰而又必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後其
義乃備無淪於一物之患此尤翁所謂語意卓然也
耶

旣發其端仍又有所質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這性
字氣耶理耶氣云乎則何以曰渾然太極之全體無
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理云乎則何以曰五行之性
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且圖說則
只一各一其性四字而註解則曰各一其性者再而

有若兩層說者此又何也

與俞曼倩 戊辰

弟固鍾鳴不息甘爲下流來作此海隅孤蹤回顧平生時一自笑及見政眼老兄又不免此行矣白首蹣跚之步歷辭公卿之門默想當日光景固知出於傷哉之貧而島風海瘴恐有損於暮年攝養未知得失將如何耶爲之奉念無已時也卽日視政起居增重畿邑不拘春分果已眷集而朝晡之供有勝於在民邑之弊不至於惱心否乎少弟在官不滿一月已有不伏水土之祟膈痰胃痞厭食忒甚一日所啖只

一半鍾悶憐奈何間與黃牧作成都之遊宿留仙觀數日恣意佚宕而歸樓觀之壯江山之勝姑勿論中國恐當爲吾東第一人生此世決不可不一見矣完了宿債足可以向人一詫耶嘗亦有一登摩尼之計而遷就未果若老兄久於此則早晚當一爲兄衙賓討得數椀飯做得數日話然不敢質言耳

答李子敬 堯欽○壬子

采白別後日月蓋莫非懸暹之時而荒憂溢目一書奉候迄此遷就匪意二月十三日先施下狀伏承令仲氏奄忽喪逝區區驚悼之極還不知替面之慰也

伏惟友愛加隆哀痛沉慟何可堪勝其資性之美志行之高固已嘿識於數面之際而今茲悼惜之發獲聞其所不聞益恨吾黨之不幸而竊悲逝者之無命耳惟願尊兄深自寬抑另加珍護使先文丈典刑亡仲氏志事幸以有傳如何采白首爲吏固已自任以朱墨間奔汨而煞費瑣力妄始私賑拙手殘局可幸無事了勘而見今嘆乾爲災逐日祈靈前頭之憂尤有甚於已往此亦拙者之數耶自昨年以來閒邑便成劇務苦無一兩冊課讀而讀亦未嘗入心終恐公私狼狽只作一可笑漢奈何同是嶺外而處在一隅

深峽先賢遺教邈矣不相及故文風遜於他邑土俗全昧自治此所以慨然以小學爲教者亦有月爾然已不俛命人無從唱誠有如盛諭所論徒歸文具終無實效祇令人自反而慚而已

答尹龍仁

聚東○壬子

積阻徒有懸選匪意下札先施慰仰何可量搬寓消息曾已因人聞之而賢閣令妹之喪今始拜書而知之區區驚愕又訟不敏便後起居復何如臨門索租之吏雖董生所不免而其困苦之狀則記下亦嘗稔知矣况樵汲俱乏粥飯難繼雖知固窮有素而臥雪

袁安尤安得不爲之係念也采偶然爲吏荐遭潦餘之荒纔了春賑冬糴而嗣歲之憂甚於已往邑殘手拙調濟沒策身多疾病政有田里之思承諭以愧俸錢之句真是詩人一般意耶昨今歲月大半以審災拋過橐裏書卷久已束却一邊公私無補作一可笑漢而以執事之明猶未諒察意或有一分半分長進不恥屈已而借聽奉書三復只有慚汗然不敢以無聞終孤詢羹之盛意畧以別紙仰復早晚或蒙斤正則何幸何幸

別紙

問或入問時祭侑食主人主婦皆再拜再拜之義未可知

侑食後再拜不過主人斟酒主婦扱匙不宜昧然無禮故再拜如焚香等禮而已寧有義意之可論而以古禮援據則郊特牲饋食禮有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之文此或爲一義耶

問吉祭閏月行之耶遂菴以不可行云而今或不從此說而行之如何

閏月正祭固非禮之正也然吉祭乃喪之餘也三年廢祭之餘急於正祭故士虞記有是月也吉祭之文

是月指禫月而值四時之祭月則不待踰月而行之
雖或踰月而值孟季之朔亦行之以此觀之喪之餘
祭蓋與平常四時之祭有間而遇閏亦可行

問今夏往驪州金友元吉設問曰人家有祖子孫
三代而其孫有數介未成人矣其祖死其童子之
父服喪八朔而死其長孫童子服喪又八朔而死
則其次孫當為承重矣服其父與兄之餘月耶聚
東以為其兄既童子則不可承統次孫當承統代
服父服而不可接服其兄之服只接其父服祖八
朔為十六朔之喪云云閔山林則以為當用繼後

子例其父所服八朔亦不數而更服三年為可云
云終未歸一願承明教

父祖喪中長孫亡者次孫義當用殷及之制而服祖
之喪然其父既喪之其兄又喪之則只當代未了之

服行未畢之禮而已其父與兄各八月則已過三年祭

則其可再行豈可與族子為後始立喪主者比而同

之哉其兄雖殤喪此一言而蔽之曰代父兄而服其

祖也恐當並計其父兄已服之月而服其餘服矣若

其兄之未成人而只接父服不計兄服則終恐破碎

苟簡且已未成人而猶傳重則豈可以其兄未成人
而不計此於執事與閔山林說別是一種議論幸賜

斤教

與洪太和 元燮○巳未

省式向者入城蓋潛蹤也不宜作人事上出入而吾輩少小朋知零落殆盡惟哀兄在耳欲瞻欒棘之容相對較衰值樸馬向仁山遂不免悵然而歸然訪二胤速二抱替觀典型差足爲慰間已易月不審哀候益勝否默想祥期漸迫孝心慕廓尤何堪弟奔哭兩處迤過故廬何往而非涕洟也重以簿牒常煩衰頹益甚餘生良可悲憐紀台已作泉下人矣其冲淡疎雅之容何處復覩痛惜痛惜此懷想一般也

答金仁瑞 麟淳○巳未

自中州歸路上忽拜長牘悅接十數年前顏面况審近至兄候增重弟昨今年來私家不幸窮鰥又作終鮮悲哀益添衰謝自悼自悼湖儒疏覽之不覺一哂各尊所聞各守其說誠如盛諭彼則曰愈久之失在我我則曰愈久之失在彼留俟百世之公議而已然自南塘言之猶爲識者之憂况其末學後生乃敢肆口信筆必欲硬定是非其所云憂之深慮之遠竊恐在彼而不在此也至如曰心曰性較其得失自當有辨之之日矣雖其用意崎嶇下語深緊而不分明指

的則異端自有真箇異端邪說只可還他邪說兄輩之引而自當已失於初既自當矣則今日爭端專在經術之辨自兄而以經術許之則無亦失言乎自有南塘詩跋以後弟家宜不必顧藉而先祖詩曰初學於先進推遜乃其例是故恐傷先意姑不敢爲攻斥之計然萬一有日後指的之言則事繫先誣不當雍容含默且任之以觀其末梢可耶所恨者金令疏跋之辨氣豪意健愈出愈奇以湖洛參差之論直歸之於見忤使諸老先生子孫門徒舉懷不平之意平地風浪不知止於何境是亦時運所關或有卜莊子者

在傍則將奈之何考出諸家定論彙成一編使後學知所趨向則不害爲迷塗之指南弟雖不學此斯文大小大事何敢辭也明日歸鄉廬謹當留之意也竊願兄輩毋遽動勦又毋徒異軟只以義理之正抵當得一邊如何

答徐聖可

簡修

別紙

庚申

男之不爲殤或以冠爲限或以娶爲限女之不爲殤亦或以笄以嫁各爲其限諸說不同然既冠娶笄嫁者雖未二十尤翁有勿殤之論年既二十則雖未冠笄市南有成人服之論此與尤翁說雖若相反其實

則互相發而斟酌得中今亡者過長殤一歲則便非殤也從市南之說而服之似宜

答徐聖可小紙

壬戌

成人而無後者祭止兄弟之孫蓋祔於祖考而祖考於兄弟之孫不祧故也雖未及成人而神主既成則亦當倣此而行之然今老兄家從祖姑母既在室矣又未成主矣祭止兄弟之子亦何妨而禮許從厚則雖兄弟之孫祭之不爲無所據就此而擇之似好矣紙榜書以從祖祖姑處女某氏恐宜矣

與徐聖可

乙丑

聞有上游因公之行亦足以蕩滌胷襟使宿疴痊安未知歸後起居無餘憊否再昨造門蓋欲有所商議而適值在直不遇而歸茲將一書而代之試垂察也日前駱閣以五儒賢事有所建白而獨打愚旁祖蟾村閔公不與焉若曰道學名節遜於五公五公已多又不可更陳云爾則非愚所敢言苟非然者既曰儒賢之不待狀自是前例而彼則請之此則不請無或有彼此取捨之嫌乎况打愚之屈伸榮辱與尤翁終始而年代又最高卽無論造詣淺深恐不可異同於其間且蟾村與夙夜齋以家庭言之乃是兄弟也以

朝著言之均是儒賢也而一請而一否又甚斑駁可
能提醒於樞筦之暇乎萬一知而不言致使士論猥
及於揆地則咎在吾輩非所以嚮仰之意幸速圖之
若於筵中以爲追聞某某亦方請謚一體施行以獎
儒學云云則豈不爲賁飾文治聳動遐邇之一大助
歟偶有所思敢貢愚見

答李南原 萬源○壬戌

瞻仰中下復慰敵對叙且喜近日兄政候增重弟圖
遞而歸得遞而臥復作優閒之身何幸何幸洛下傳
說頗不一故願聞其詳今承別紙所示可以破菀然

撞之縛之無異於被罪何論槌刃之別而况其任則
首鄉也又况戶長而被罪焉則與凡監色有間人之
以兄爲過於老成過於周便云者不是過語耶過不
及皆非中然至於去就寧過不當不及故冬間洪元
模詢其行止弟答以老成之論周便之計誤了士大
夫出處仍勸其賦歸於此而可以知弟之心也然兄
則已後時徐俟秋涼雍容而處之恐亦一道也相愛
之至傾倒至此無亦以弟爲迂濶耶因便賜教幸甚

與李南原 丙寅

歲改矣春而又夏矣不審兄政候增重否敗局劇務

想多惱心第優閒則有之衰倦則甚矣奈何聞家姪
因公赴府團欒數日云後生少年未必諳先誼而由
是而講好與令胤諸哥相從遊則何幸何幸就控故
副率白水楊丈生居則在淳昌而幽宅則在治下矣
似聞嚴李兩漢後先偷葬已有督掘之官決而因其
稱冤又命更爲圖形云伊後事雖未知如何而要之
訟理則不出前見况此丈出入王考門下經學行誼
爲一道矜式至今有作成後學之功則自官而視之
宜別於他人其有官爵與否猶是俗見也何不猛加
囚治刻期掘移使士林聳動後孫銘感也記昔王考

於此丈之先世烈婦墓山訟事不甚要害而猶爲之
力言公誦必掘而後已烈婦尙宜如此况一邦之賢
士乎竊附此義縷縷而言之切願另念無或稽遲如
何如何

答安天宅

光字○癸亥

兩相造門再失合席此恨何能已也雨中孤坐政爾
瞻注忽此書枉辭教媿媿其慰浣可知所示真是先
獲自勉而勉人恐無過此然彼若對壘挑戰則亦豈
敢曰城池未修器械不利而任其蹂躪不思所以應
接耶弟則十年吏役舊聞全疎只是倥倥人惟兄之

努力探蹟發為文字以抵當得江湖之西是所望耳
國子辭疏中橫流胡叫等句語大激一邊之怒甚至
金履溥座上有辭不擇發者云世道之憂寧有既哉
國子聞之必益駭惋而士趨不端令人仰屋何由從
近對敘以盡襍積

答鄭惠伯

亮采

問目

癸亥

所詢寡陋何足以知之但曾子問一節已是不易之
正論藉使已成婦喪在他所則猶不得遷柩朝祖况
未及成婦而又喪於他所耶夫家先塋禮所不許故
多歸葬于女氏之黨而不能然者情勝也終非禮之

正也返虞亦如右所列惟在深諒耳

答黃展汝

仁紀

問目

癸亥

所詢問計在同月則以死日行祥祭載在於備要小
祥條紙頭許多疑禮可論於不同月之家寧有滿除
之先後耶計日月實數雖有朱子定論而先輩已論
之詳矣至於下欵說若退行則忌日哭奠而告由更
卜日始可行小大祥而變除也以此為答恐或不悖
耶

答洪聖見

善謨

別紙

癸亥

舅主子婦喪而遷柩祖奠就舉時告辭中敢告之

敢字祖奠告辭中今奉柩車之奉字似不可用代以何字則爲好歟

虞祭祝文無舅告子婦之文當用父告子之文歟抑別構用之歟○朴振河問孫婦虞祭祝遂菴以悲念酸苦不自堪勝改用爲答今亦倣此用之爲好歟

卒哭祝來日躋祔于祖考云云卽指亡者之祖考也今舅主子婦喪而當祔于先妣位則從主人稱以躋祔顯妣云云歟從亡者稱以躋祔祖妣云云歟

尤菴曰祔祭時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此指親喪之謂也子婦喪舅主之而祔祭時以其服入祠堂奉神主得無壓尊之嫌歟

第一段遷柩等諸告辭并去敢告二字亦足成說今奉之奉改以以字似無妨

第二段虞祭祝用父告子之文亦無妨而既有遂菴說依此用之亦不爲無據

第三段祖考卽指亡者之屬稱而言祔祭時曾祖考妣云云卽指主喪者之屬稱而言今舅旣主喪則當曰顯妣

第四段各服其服云云既曰五服則雖輕服亦當服其服而入廟

答洪聖見

所詢玄纁近世無君賜而猶不廢者果是存羊之義然主人所以贈死者為其藉手於泉下也是知其本為土神而非為亡者蓋嘗有見於古書而今不記何出然觀於贈時主人只再拜稽顙而已無哭之一字到贈畢後始有在位者皆哭盡哀之文則亦足為非為亡者之證耶但聞兒子言今番黃女之葬也展汝贈而無拜云是或有世俗通行之例耶不敢質言更

為博詢而裁處也 更思之贈固為土神而行而既夕禮既曰贈死者則雖無拜亦無妨耶但無哭而有拜是可疑耳

答洪聖見別紙 乙丑

先塋雖曰隔岡既是一局之內則恐不可不告由且是合封則又當告先葬之位而卒哭前停祭無尊卑一也難處在此則獨於先塋而設酒果者何也酒果為告由而設也本非祭也此所以見許於禮家不拘於卒哭雖以先葬之位言之神之已久矣與平日有間一體以酒果行之恐無嫌碍然只告由亦一道何

敢質言惟在裁處

答洪聖見

省式令仲之喪驚怛痛惜尙何言尙何言世間喪變或不無荐酷者而以先靈忠厚慈仁之德身後未數旬又有此境此何理也此何事也數日前才因京遞得見訃書方欲修慰而無便未果矣今承先施之疏執書傷念尤無以爲懷况有大小憂患不能專意於終事之際可想煎灼悲惱小紙遺事得聞其所不聞益用嗟惜何靳乎一言以哀其死而院役垂畢方營移奉故自多檢飭未暇把筆數行祭先靈之計亦留

待他日此亦稍俟閒靜當有以奉副蓋勿論挽詩哀辭亦有葬後追製之例耳所詢必三十日然後謂之一月今不過二十日則不可謂之踰月不謂之踰月則未免渴葬然侍下情理事勢旣可以別項論而竊附先輕後重之禮又欲與重喪同日葬則此足爲說恐無不可行之義然報葬則當報虞至於卒哭則必俟三月此則禮之經也不可不遵也並量處之也當更有書惟望隨處寬抑以慰慈念

答洪聖見別紙

丙寅

三年內節祀近世禮家皆以單獻行之蓋欲三獻則

祝文雨露句太疎忽外此則更無別製之文先輩亦以是云云且先廟先墓皆單獻故有不敢異同故也雖單獻至於盛設則無不可惟視家力之如何耳行祭之先後當以考妣尊卑爲次序而合設則同几之前似未安矣
令仲之墓內外俱是三年之內亦不宜合設旣不合設則拜與不拜各自有其時矣
韜之紫緋不過從時俗也自斂衾斂衣已不免間色矣

答金最之

最根別紙 癸亥

令從姪家禮疑以此寡陋何足與聞後喪中不得行前喪禫吉已有定論而不行吉祭獨行改題遞遷考之先輩文蹟終未有所據此又兢兢焉不敢開口耳然禮者必前今後來通行而無碍然後方可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若曰宜改題遞遷也則今有人無袒免以內之親而其五代祖神主無處可祧則將不待一番合祭百拜告辭徒汲汲於改題遞遷之事而忍爲之永埋土中耶若曰寧埋之不可不遞祧云爾則其於天理人事恐未足爲恰當底道若曰有長房則祧之無長房則姑待合祭云爾則亦非所以通

行而無碍也抑又有一說今有人遭如此境界而目下無宗子則勢須不計年數多少待其立後始行合祭而改題也遞遷也方次第可行此則固萬不獲已無可奈何者然有宗子則獨以年久爲慮而設爲未然之變禮不守當行之經法遽然改題遞遷一如常例者果得禮之正耶且喪餘之薦謂之吉祭吉祭之一名謂之禘祭禘祭者合祭新舊主而祧其當祧之位也楊氏不云乎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今乃不合祭而行合祭所當行之禮則是所謂義起也義起非盛德者不能此所以守經二字之

外更無可以獻愚耳如何如何若遞遷一事有最長房葬後次房移奉之例此出於尼尹而尤翁是之先祖亦可之是若可以援引然在長房則移奉也非遞遷也在宗家則遞遷也非移奉也宗家事體非與長房等故先祖之言曰苟以廢祭爲未安則如或說權宜行之又曰尤菴語非謂直曰本事或可傍照卽此而可知其微意所存恐不可以長房之事據以爲宗家之例也然何敢質言惟在博訪而處之

答李平昌 豐林○丁丑

全書之役見今垂訖可以壽其傳於後千百世斯文

之幸多矣所示奉悉蓋此重刊之計專爲廣布則廣布爲海州一鄉乎爲京洛諸士友乎固知葆藏之方湖營不如本院而藏之雖善印布無路故所以有此計而搢紳間諸議亦如此矣終夜思量必多洛下之失望故又不得不發此言幸諒恕而回教也

答李參奉

宜朝○辛亥

匪意惠狀恭承起居清勝慰仰慰仰采間作蕭寺之遊外倉之行宿憊添茶殆無數日安閒之暇向來俯詢禮疑所以尙束閣在案而覽了通考全匣然後方可以獻愚然通考亦在一例束閣之中不知何日始

開卷慚歎奈何春川建塾事以尤翁道德雖家侑而戶祝之夫孰曰不可而士論則徒知尊慕愚見則妄自附於義理竊謂一境之內幸而有如執事者存焉則庶乎義到之見勘斷其得失而必有所勸沮矣頃對令胤偶有云云然亦非以自已褊見爲必可從今承教意果然蒙諉之言不合於精微之論而既有教亦安可無復也采之尊慕尤翁自以爲不讓於倡論諸君子而若其感發興起之方又專在於建塾一事云爾則忝爲知縣尤豈不思所以助成而第念爲尤翁妥享之所者三百六十州校宮皆是也祠院之碁

布列邑者又指不勝撻矣執事且道尤翁道德之輕重士林景仰之深淺豈係於一塾之有無乎否乎若曰先賢杖屨之地終不可泯沒而誦其詩讀其書必於此地云爾則尤翁之自髻至懷所經嶺邑不獨此一縣也豈可村村而建塾邑邑而立祠愚意則不患無塾患不讀書耳何必孔子之書只可誦讀於校宮而獨不可於他處也執事且道今日之論無一毫文具意思而真箇出於感發興起之計乎否乎名曰書塾則雖不必擬議於法禁而國有學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古之制也一家一洞之內營立書塾而自一

家一洞而主之則可也今者斂錢於一鄉之士而自一鄉主之則此何異於州序黨庠而他時張大之舉又安知不基於今日乎執事處多士矜式之地不肯發一言左右而袖手坐視所以爲執事惜之而亦出於爲士林祛文務實之意故致有前言之妄耳實非由近日咸昌事而爲戒也幸諒恕也若於義理無損而真有光於尤翁道德則謹當竭心力而贊之願聞高明之論而豁此蒙蔽耳

答李參奉

壬子

所教釋奠笏記最是開闔櫝一條爲大難處而遂翁

所定泉院已行之例爲可據故謹以釐改自此無或說之紛紜耶省牲本在享前一日告牘只是大祀所行更無可議執禮已成鄉學之常規用之何妨也增解其中冠昏所載者適有攷覽今始還完

與李參奉別紙

第一條侑食後再拜云云

第二條閏月吉祭云云

第三條祖子孫次第俱亡次孫代服月數云云

附答書

別紙以執事超詣之見何必借聽於聾者耶然詢

羹之盛意不敢終孤貢以愚見以備裁擇蓋侑食時主人主婦之拜只據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之古義也此外寧有他義意耶盛論誠得之閏月吉祭之說盛論亦當矣父祖偕喪說前日畧已仰質而又此承詢愚意則只守前見想必默會而敢復煩溷蓋祖喪中父亡之禮通典庾蔚之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又有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說恐此爲正論而沙尤諸先生則每以若不傳重則無祥禫其可乎以此爲當代服之證然同春則以爲大祥及禫

孫當攝行不可闕也據此而言則今此祖喪中父死者長孫及次孫皆無承重之義長孫既服父喪而亡則次孫亦只當服其父喪而以期服攝行其祖之喪事而殷及之禮在其中矣愚伏寒岡南溪之論皆從通典之說則亦不爲無證矣愚見如此未知如何若從代服之論則閔山林之說似長矣僭論至此不勝悚仄

與李參奉

昨暮下復慰仰夜候如何禮疑兩條俱蒙印可自幸愚見之不悖至於父祖偕喪之說曾聞尊門所行非

不知盛意所主而通典所云指長孫也尹丈設問指次孫也與彼煞有不同者存焉故愚亦以爲不當三年然今其長孫既代父服祖而亡其次孫又將以殷及之制代服而眩於月數云爾則其當服不當服姑捨置一邊且可論代服之月數故前書所以有並計之論蓋一言而蔽之曰此代父兄而服其祖則只當服其餘服而已豈可與繼後子比而同之也凡所謂繼後者皆入承無後之統而始主其喪則其當服三年固也此則其父既喪之其兄又喪之始以有主之喪而今也則亡矣若曰次孫依繼後例更服三年云

則其於死其親之義尤何如耶雖以親屬言之絕然與族子之爲後者不同而盛論如此願聞其所當然之論而改其舊見幸詳細剖破也

附答書

覆示禮論奉悉多少必欲於書末三條中擇其差勝者則迷見之必以閔山林說爲長者蓋長孫旣已承重而繼亡則次孫義當用殷及之禮而承祖之統矣與族子之承無後之統何異故必以兄死日卽發祖喪以終三年則於承重之義殷及之禮兩得其宜而又不悖於代父服祖之義故也又必

於其餘兩條中取捨則旣欲計滿三年之日月而代父服則其兄所服之月數豈可不計數也此則盛論得之者也若棄其兄所服八朔而不計只計父服月數而接服之則是大祥畢後又加八朔矣恐尤無是理也然此三條畢竟俱不合於鄙見者蓋三年服者只是一人之所當服而不可短長者也豈有父子兄弟相繼代服湊合而成三年之理也且考已卯諸儒所定喪中死者之禮陳其喪服於靈座以待服盡之期而當其喪練祥之時奠告去首經負版衰以至易服一如生時云則是象其

父之生而備行三年之禮也今若子之兄弟必代父服而又行練祥禫之禮則是父子兄弟共服其喪而大有違於喪不二主之古禮也此所以昨陳其孫以期服攝行事之義矣其說甚長回武立促言不盡意

答李參奉 行祥○丙午

一命不足爲執事重輕而今世能有一線公道披羅巖穴使執事亦獲霑 恩爲世道賀耳豈敢爲私執事也向遇俞尙書語到諸丈而其所以眷眷戀德尤在執事也故及聞其秉銓知有今日之喜而京報無

聞政此紆鬱際拜端价下狀起居增重此已慰仰而最是政望爲開眼處爾吾祖門下去古漸遠零落殆盡惟執事數人者在而潛晦林泉世無知者區區嘗以爲咄恨而至有肉食少經綸之句今此一着得失雖少亦足以光吾門而耀吾鄉耳因是而追念玄梨二文倍覺痛惜豈亦流俗愛官之心不盡而然耶去就非愚鹵所敢與聞而旣知有介石之操則亦不敢隨衆強之旣不出而仕則任其限滿而自解而已何必呈曹爲也愚見如此旬單不爲草呈而自前不欲仕者必坐待限滿豈以官職之書不書爲難處耶子

直甄復亦覺聳喜也

答李參奉

丁未

頃枉失拜尙謂後期在社講計日而俟而間聞愆度未獲全安所以慮御者之停或坐此而不坐他也迨令咸仲孝之至袖傳下札仍道其未行之由不獨坐病憂云早令商量及此豈不爲起送櫪上之騾而恨無及矣士友會者蓋莫不惘然而區區悵仰尤何可量也禮宜修覆付其歸便而面面告別無暇把筆只以所欲稟議要令咸替達鄙意簡慢爲罪尙有悚汗卽日調攝動靜爲道加衛否世下生自春善病無日

不憊職由憂憾之故而看字以是不專可悶講儒不患不多而臯比虛坐患無誘掖之方所諭激勸之責何敢當也遺集嘗有謄出之教而繙閱少暇近始了十三卷茲先裹納印紙筆墨并上願使之隨隙精寫隨謄輒準無一字一畫可改而仍成楷正之本如何

華泉集卷之六

書

答吳士敬

熙常○甲戌

嚮荷臨存尚有餘懷嗣辱寵翰如獲更晤况承近日
 動靜珍嗇世記衰倦一倍當暑益難自振間有滿室
 憂患濱危者四五日以是尙稽謝儀想或未諒而訝
 之也栗翁書自以慕賢之誠體先之心不揆衰耄荒
 拙與聞其初及于號之議發而未有搢紳間指一之
 見以至匝朞迄未填刻則事體之苟艱聽聞之駭惑
 誠如所教矣然此斯文大小大事且莫遏者士論也

遽斷以一己之私見或拂於百世之公議則非所以
鄭重難慎之意將以廣取物論因循延拖而士友間
莫肯出一言可否此愚之所常慨然也今承盛諭辭
理委曲透徹有足以發蒙其日到今重刊之議只爲
廣布壽傳之計但當翻刻先輩見成之本不犯後人
手勢云云其曰必待後世如文正者出纘承遺緒弘
闡斯道於是舉而加之則可謂俟而不惑云云兩段
精義所存莊誦不已而至於謹守舊貫不愆不忘豈
非紹述之美云云尤是此漢頂門之鉢今日受用捨
此安歸謹擬奉以誦道於知舊之間審加裁度圖有

以爛漫之歸而已憂撓熏心不能長語草草作此以
伸區區

答吳士敬

意已還郊昨始奉書忽此拜復縷縷教意如合席談
討第有憂患尙淹城第是爲奉念日候若可出門而
醫藥有難擺脫姑俟日間當圖面晤而以吾友平日
謹拙規模尙不免上下人唇舌雖其質僞輕褻等數
句真所謂可已而不已而挑彼之怒然細檢文脉語
意分明是泛說俗弊何干於自家而至於逐條辨破
耶大抵無辨爲第一道理時仲亦讀書有志之士非

不知子亦無加號亦無損而既有宋子已例不可不尊稱於栗翁云爾特以先入爲主已見難回故致有紛紜耳早晚亦豈無平心徐究之日耶所論忘言二字政獲我心鄙亦不欲綿縷都在面剖

答洪伯應

直弼○乙丑

知方奉侍晨昏密邇聲光而恨無由相接也盛隲忽墜慰浣倍常第承荐遭重制一年再憾何以堪處况念春府情事誠無辭仰寬也卽日服履何似世記纔奔哭外姑喪歸未旬餘矣所以拜書差晚而往來撼頓觸冒傷損積氣頻肆衰骸益荼以致稽謝至此此

可歎也所諭縷縷遣辭也遜寄意也摯殆若後生新學請教於先生長者者然以吾友之高明而尙亦有是言乎自顧謏劣愧無以承當然勉乎人者如此則其自勉可知豈不爲吾黨之幸某出沒蔭塗只是常調老僉知耳初非有林樊高蹈之志特貧而下鄉病而就閒不知者以爲讀書或意其有實得然區區拙計本欲隨分祿仕取其廩贏以卒先父兄未卒之志事故中間爲吏已十數年近亦有官則進無官則退閒居無聊或不無溫理之工卽不過課兒教孫庶幾使詩禮種子不絕而已惜乎六十光陰倏忽過去輒

到此無聞之境矣今則顏髮全衰精力益耗坐久則
疲讀了則忘並與家庭舊聞童幼所習而失之雖終
老松楸收拾桑榆便只是磨驢故跡而却無長進之
望真所謂悲歎窮廬亦復何及者也願高明視此爲
戒努力爲學時復鞭起老牛偕之大道毋以癡頽而
棄之也某之生也在先祖季年未及親承旨訣而蓋
其訓迪門徒也或隨其氣質觀其造詣各因其地頭
而旨意不同然嘗有曰以爲己立心以當仁爲事根
基則小學規模則大學階梯則近思錄經子諸書依
栗翁讀書次第反復熟讀填得間架又曰明健弘毅

四者闕一不可以成德此雖若初學工程無甚新奇
而語其終始條理則亦未可捨此而他求故妄嘗篤
信此說書揭而常目之仍又爲高明誦之然仁之可
求己之可爲高明已知之矣如小大學經子諸書亦
必講而明之矣何待某贅言哉至其所以求仁之方
爲己之要讀書之法是節目間事古聖賢千言萬語
又布在方策是在高明擇之之如何耳苟相與之深
僭論及此自笑自笑遺書之在篋者非不欲取次刊
布而目前公債尙未收殺不知過了幾多時節更有
餘力也此歲將新矣更願日新又新

別紙

小紙亦奉悉蓋其文字爲所示中下款而發而責賢者備而已諸家子孫亦未嘗不以爲可而惟其爲後日慮深長自昔漢文在世時已有崢嶸之論而從而和之者衆式至今未已故恐有同室乖裂之患姑不得不刪之然擬待續集之出時移事久則方可以劄劂也本草藏在城第不得謄上文穆遺集所印本不多所蓄者又十八九散佚早晚當問於直派後孫而借呈也世不知有此翁者久矣高明乃知之詳而信之篤至欲讀其書求其心後世之子雲堯夫竊恐非

別人也私心感極有以仰所學之博洽而所以期望者尤切矣

與洪伯應

庚午

日前書枉非不慰倒適值南槎迎送未卽修謝矣春候不調侍餘學履益勝否職名之卸免可想快活前書所勉亦不出此而其要語則曰自古爲貧二字誤了天下幾多英才又曰古則學而優仕今也反是云爾而已矣蓋以自經歷而所悔悟者言之以祈明者之一察承彼童行之竊未蒙鑑照可歎可歎臨書潦草豈有副本之可呈者耶城台之亡知其爲公私可

惜經行可愛而亦不料若是賢也今承所示益知其所未知徒恨九原難作也

答洪伯應

甲戌

前月初解官歸鄉廬前一月廿二日所惠書忽蒙遠辱矣仍承定省一味增歡起居不至大損區區慰釋何可量但南土之熱視洛下不啻加倍而始以旱災終於澇濕則其崇止於阻食亦幸矣秋高氣爽徐當有蘇快之喜是所望耳服人只益衰耗樣子大兒陞擢又添一番恩榮我祖文正公書父子金玉何德可堪者倍切兢惕不幸仲嫂喪出阿正見方居憂信

乎吉慶之餘可懼也栗翁全書身縻院任故與聞重刊之議而已顧何敢尸其事足下書至每假借之引重之使自別於俗曰老蔭荷意則厚矣古人所謂知已則未也者恐或近之豈足下真以僕猶有烏頭之餘力而可以主張大賢文字俾有補於世教云爾耶胎紙所示亦以胎紙奉復幸復賜指教也

別紙

諸家所述終若追附則近世先輩尙不宜取捨况先王御製尤何可已也刊役雖已始要之明年秋冬間方可到此編歲末入城更議於諸公而處之亦未

晚也試於閒中閱諸集抄其當入者而示之也
發簡一付諸公之爲而世道衰而無尙賢之實心歲
儉甚而無賑飢之餘力孰肯樂爲之相役乎深恐爲
吾儕之恥耳

全書一依原本不敢移動而至於字訛處不可一任
其翻刻洪參判奭周任新寧魯方在憂中雖不敢請
以校讎之任而私自屬托盡意梳洗如吳都事熙常
李洗馬鳳秀請以校正有司與同其役庶幾不至於
粗率但恨足下適在嶺徼不能商論其多少點檢其
終始也斜歪者使唱準一一整釐而何望其無欠也

答李時仲

度中○甲戌

久飽聲華不面而如舊契以著丈在也自其沒後非
無士友間信息而一郊一鄉合席尤無階尋常有不
識荊州之歎不意下札忽墜於戀德之際夫以書先
之於面此古道也何取於無似而乃優假之若此驚
倒慰豁繼之以感忤所教縷縷引喻甚博辭理俱到
仰認追先尙賢之念不以旣久而或忽焉凡有山斗
之仰者夫孰曰不可哉第竊惟念自古及今世之尙
論先賢者語宋朝則必曰程朱語本朝則又必曰栗
尤栗尤此斯文之公眼百世之定論也宰我曰夫子

華集 卷六
賢於堯舜堯舜豈遜於夫子而夫子豈真賢於堯舜哉以二程同傳以全書名編似若不及於朱夫子大全之稱而二程之爲大賢後千百載猶自如也又未聞有改全書爲大全之議今稱子稱號亦等於是耳於兩賢分上顧何加損之有哉中國俗尙稱子甚至管晏之雜霸申韓之刑名孫吳之權變而亦必曰子我東則俗尙稱號自羅麗以來名賢輩出而絕無一人子之者逮先王御極之日曠感特殊於朱宋睿裁至及於編目自是衣縫掖之徒以偏陬之小眼覩希有之盛舉認以宋子爲朱子後一人歷數文廟

大賢豈惟宋子而已哉夫道也德也者實也子之號之者名也有道德則斯爲大賢未必以不子而爲有遜况栗翁於尤翁祖師也尤翁於栗翁後輩也又何必拘拘於子號之別而惟恐或遜於尤翁哉采王父文正公嘗曰栗翁東方之聖人其清通灑落有似乎明道氣像嘗於編書之日不曰大全而曰全書者必有精義存乎其間采自幼少時習聞家庭緒餘尊栗尤兩先生同於父祖而乃若子之之議不無區區迷見向答洪洗馬直弼書畧伸微意今足下旣集衆論而馳長牘則亦不敢自信卽已通告于搢紳章甫諸

公姑未有畫一之論而成則幸不成亦無歎未知盛意以爲如何容俟諸議之出場當有以奉聞而遷就剗劂之役已旬餘矣此爲悶然因書之往竊有所控著丈於墓道遺集臨終之托不啻申複故有不忍終孤春間始構十餘行表隧之文而少固不文老益荒耄不自知其疵類且其文章言行或不無過不及形容處采與足下雖未嘗面交交於心則久矣幸母曰大體固好而隨處加砭一一籤示其可否如何其遺文畧有標別而猶未及了勘何由一席討論以副願言日間新涼伏惟起居清裕似聞冠岳之下縛茅爲

屋早晚巾屨有入深之計采生長塵曰老白首七十年尙未覩此山之勝萬一天假數年當一造山樊以酬兩件宿債也

答李時仲

十年馳神幸而旣覲而亦未過半餉則卽與未覲時何殊纔蒙令胤替訪拜書之辱宜若驚倒慰浣而昨偶有客又使白駒虛過未遂言秣之願此殆老漢猶不免俗不得與物外高標復接清晤旣慚且恨不知所以爲說第承夜間服候一安此爲喜耳拙狀衰倦而已矣所示鄙見亦不以爲不然而素無識學不能

恢拓力量恐無以抵當得未俗譏誚所以赳赳至今
然大抵忙後之錯其害大三思之惑其失少不須汲
汲也耶忙草不盡意惟冀恕察

答李時仲

間阻道味經夏益勝栗翁全書自高明書後冀有僉
同之議至于匝朞迄未究竟前月吳士敬書亦不容
不廣詢於搢紳諸公而未答者半其答者以仍舊爲
可者纔二三餘外皆自謙之辭耳衆論歸一尙矣難
望三占從二亦無所據然則將如之何而可也愚之
最初仰復蓋嘗以爲栗翁東方之聖人也緒論聞諸

家庭尊慕同於父祖而乃若子之之議區區愚見未
必以不子而爲有遜又曰成則幸不成亦無歉是若
一書而兩截然時則有太學疏顛之論近臣筵稟之
議故不敢膠守已見所以有此言而蓋此尊稱之計
實倣宋子爲例則今日事體不當自士林論定審矣
至若未來之憂雖不欲索言而防後慮遠亦所以重
斯文地也 先朝日得錄論宋子大全有若曰先正
之爲先正不繫於冊名大哉 王言雖非今日子號
之議所當援引而亦足以斷章取比以言乎時勢則
泮議仍復寥寥朝論竟又仙仙無望一經 睿裁而

此議之發已幾月矣事力不逮而刊役中撒子號未定而填刻尙闕與其遷就苟且徒損事面曷若平易切實還他本籤耶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而孔子是之合下遵守莫出於此况此漢東峽之行在於晦初未發不可無定筭欲招唱準者剖劂者使之仍前翻刊以補其不備茲先仰報固知高明之見前後何異而以栗翁道德事功質鬼神俟百世終必有子之之日姑且鄭重以待早晚如何愚見初未嘗不同於士敬也向來辨說不欲翻動得說話以招中間嘵嘵故未嘗論其得失訛而不發矣近聞知舊間多誦傳殆

無人不知則於是乎可以言矣竊謂足下讀得幾年聖經賢傳平日規模謙虛遜慎蔚然爲士友所推而一篇文字猶未免有可已而不已處豈高明涵養未熟便突兀起來耶今已踰旬易月屢經清朝心境舒泰倘於省察之際有所自得則吾黨之幸也士敬之書固亦有一二衍語故已貽書勉之而其參差也始出於義理之爭則其終也亦當以義理裁之而已他餘姑勿論謂士敬語逼先賢恐未可以服士敬心也愚與足下相與旣切愚而不言是負吾友也妄不自揆尾罄悃悞幸有以恕察而明教之

答李時仲

自蒙八字答教仰認盛意不欲樂與之往復故不敢更悉悃幅偶於而中畧道慚慙之懷而已承諭之及開誨縷縷既悚且感不知所云其中三不曉雖若聲罪士敬而其指則皆此漢也尤不勝惶汗采亦辭潭院之任宜不容更論此事而事屬栗翁凡衣縫掖者孰不可以言之哉夫文廟從祀是亦後學尊崇之禮然前後大賢或百年或六七年而後躋其祀未嘗一籲蒙 允一言獲遂而大賢分上未聞以此爲加損顧不必拘拘於稍早稍晚之別也最下款未知士

敬之憂何在而若以吾輩一二言不復難慎私自尊稱而曰此斯文事不妨自士林論定云爾則快則快矣萬一有他日全無防限以此舉爲口實則將奈何稱謂則倣宋子事例則獨不做於其時此所以事面之孰重孰輕不待智者而較然而不能無過計之憂也區區之愚始未嘗不與高明同歸即所謂卒不免成則幸參差即所謂者只爲此耳決知高見主於先入牢成亦無不可破而有問不敢無答草草上復益增戰恐

答李生

遂洪大學問目 癸丑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云者卽明明德也治而

華泉集 卷六
教之以復其性云者卽新民也繼天立極云者卽止於至善也未知如何

如是看不妨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但入大學而其衆子則不得入大學乎衆子若有俊秀之才則如何

自在凡民俊秀之中

所謂不得君師之位與上所謂億兆之君師相照應耶

誠然

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小註曾子方有今大學之傳

發明孔子之意經一章末曰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上所謂作爲傳義者似是門人作爲也以註觀之則似是曾子作爲也若曾子親作傳十章則何以謂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會門所作不害謂之曾子之作也

虛無寂滅小註胡雲峰曰此之虛虛而有此之寂寂而感此之虛者卽所謂虛靈不昧處耶此之寂者卽所謂寂然不動耶

然

補其闕畧小註曰補傳之五章然而補亡章曰竊

取程子之意若以己意補傳五章則何以謂取程子之意而補之也然則補其闕畧云者卽誠意正心二章下所補之說也其所謂猶頗放失忘其固陋採而輯之云者以其補傳五章之謂耶

先祖講說亦如此

所謂發其歸趣云者或以謂歸者言其終趣者言其始也或以謂所歸之意趣也未知何說得宜耶下說是

篇題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此之謂古人者指孔孟之後人耶序文曰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然則古人非孔孟之後人耶

統言孔孟以前人

次第云者卽先可以格致誠正而後可以脩齊治平之謂也必由是而學焉者必由格致誠正而至於脩齊治平也非謂先讀大學而次論次孟也然則論孟次之者是過去說耶

過去說

所謂入德云者何者是入德之門耶窮理正心變化氣質故言耶

大學一篇都是明德之書何莫非入德耶

經一章三在字卽綱領之工夫耶明新止三字卽綱領之工夫耶

明新止三字爲緊要工夫

第二節蓋明德新民皆主於至善故止說止字以別知行自知止至能安屬知自能慮至能得屬行未知如何又云止字格致之效定字誠意之效靜字正心之效安字脩身之效慮字齊治平之效得字八條皆得所止之效耶

知行分屬觀於小註說可知功效則止之效爲定定之效爲靜靜之效爲安下皆倣此不必如是分屬於格致誠正之間

第三節物字指形體而言耶指物我之物耶事字指作爲而言耶指作事之事耶未知何說的當耶明德是已之一物新民是天下之萬物故曰物事字作爲與作事何別只對物而言故曰事猶萬事萬物所謂虛靈不昧云者是心也具衆理者是性也應萬事者是情也小註盧玉溪曰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也張子曰心統性情也然則虛靈故能具衆理不昧故能應萬事耶

如是看亦好

傳首章第一節言明德之始事第二節言明德之工夫第三節言明德之功效精義在克顧明三字然則經一章知止能得之義亦在其中未知如何第四節自明之明字結上文明德之意自明之自字起下章自新之意

傳二章第一節言自新之工夫第二節言新民之工夫第三節言新民之功效然則經一章知止能得之意亦在其中第四節其極云者起下章至善之意

傳三章第一節言至善之處第二節言至善之地卽經一章知止之意也第三節言至善之效卽經一章能得之意也第四節言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也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也未知如何

所論三章起結皆是至於知止能得之意無處不在不獨此而已

第三節言君臣父子而於君臣則先君而後臣於父子則先子而後父者何歟蓋君臣以義合故君必仁而后臣必敬至於父子則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也五倫之序父子居首而君臣次之而此則先君臣者承上章新民之意耶

先子後父是亦一說先君臣後父子以文王有位而言而上承新民下起治國

切磋云者知至善之所止琢磨云者得至善之所止恂慄云者至善之積於中威儀云者至善之著於外盛德云者至善之極也又曰瑟僖誠正之效赫咺脩身之效有斐君子齊治平之效第四節言至善之體所以立也第五節言至善之用所以行也耶

是

畏民之民字承上章新民止至善之意知本之知字起下章致知之意耶

亦是

傳五章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卽章句所謂虛靈不昧者也吾心之全體大用小註陳新安曰全體卽所謂具衆理大用卽所謂應萬事愚以爲大用以知覺言之則尤爲的當未知如何

以爲知覺則似若緊着於知至之意而小註說亦自分明蓋衆物云云以在物之體用言吾心云云以在

心之體用言知之意在一明字

表裏精粗小註盧玉溪以體用言之或云表者道之著於外也裏者道之誠於中也粗者道之淺近精者道之至極然則玉溪體用之說似不穩當而以內外淺極言之則物理之所當然所以然似在其中未知如何

下說卽玉溪餘意所當然所以然亦在體用二字中傳六章所謂毋自欺者卽經一章第四節欲誠其意之意也是逾推工夫也所謂自謙者卽經一章第五節意誠之意也是順推功效也第一節言心

所獨也第二節言身所獨也第四節身心二字起下章脩身在正心之意也

是

一有之一字退溪曰卽四者之一也言一有喜怒之事而不加察也有之二字非有所之義也或曰一有者卽少有之也卽有所之義也然則退溪之說未知如何

當以下說爲是

欲動之欲字愚伏曰非私欲之欲也只是心有所向之義或陷之或字尤可疑或曰或字照應於一

有之而不能察之句愚以行文爲言則似是穩當
非私欲云云愚伏說極是或字栗谷以爲衍聖學輯
要中去或字然實承上一有之一字而寬緩說去言
其如此故始或有不得其正云爾

末端此謂之此字退溪曰指不在之病栗谷曰指
心而言之愚伏曰指上文而言也愚以爲愚伏之
說似於文義脗合

退愚兩先生所謂此字非此謂之此卽上註察乎此
之此退溪說長

傳八章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卽經一章第四節

欲齊其家先脩其身之意也是逾推工夫也身不
脩不可以齊其家者卽經一章第五節身脩后家
齊之意也是順推功效也第三節承經文結語而
分本末也

第一節好而知其惡者應親愛畏敬而言也惡而
知其美者應賤惡傲惰而言也

第二節莫知其子之惡者應平天下章用人之意
也莫知其苗之碩者應平天下章理財之意耶
三節皆是

傳九章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卽經一章第四

節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是逆推工夫也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卽經一章第五節家齊而后國治之意也是順推功效也第一節以在下君子而言第四節以在上君子而言也第五節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下三引詩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必先之必字家與國有間隔故於齊家治國獨言必字耶
帥天下以下化也起平天下孝悌不倍之意也有諸已以下推也起下章絜矩之意也耶
兩節皆是

其儀不忒之儀字詩云威儀直解云禮儀未知孰是

上說是

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自樂只君子至殷之未喪師言能絜矩不能絜矩以明人心之得失也自先慎乎德至惟命不于常言財用能絜矩不能絜矩以明天倫之得失也自楚書至君子有大道言用人能絜矩不能絜矩以明吾心之得失也自生財以下又言理財以明能絜矩而有生財之利不能絜矩而有生財

之害耶

節南山辟則之辟字應傳八章第一節辟焉之辟字第五節峻命之命字應傳二章第三節命維新之命字十一節善則之善字卽止善之善字第八節德者本也云者又經一章明德爲本之意耶兩節是

章句所謂闕文誤字云者善字上有不字歟爲善之善字當改爲惡字歟

朱子亦疑之何敢曰當有不字當改惡字耶

孟獻子章句謂仲孫蔑何也昔杜預作公子譜云

仲孫父殺君故改仲爲孟字未知如何
已有先輩說

答李生中庸問目 乙卯

中庸入道之書而曰道學者何耶然則執中聖人相傳之道精一聖人相傳之學故兼言之歟夫子之時老佛之道旣出而子思子獨憂失其傳者抑何歟

道學之說是矣老佛之道云者子思之世老道雖行而佛則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子思何憂於此所謂異端恐指楊墨也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形者耳目口鼻之屬也氣者呼吸動靜之屬也則上節先形而後氣下節先性而後命者何歟或云氣者聲色臭味之屬也未知何說得宜耶

聲色臭味之說恐長

言之也切說之也詳言說各有異義則言字自己之辭歟說字所引之辭歟

言字說字恐互用而憂深故切慮遠故詳極有味

大學序文則論性而不論心中庸序文則論心而不論性然則大學首章先言德故其於序文論性

而不論心歟中庸首章先言性故其於序文論心而不論性歟

尤翁嘗言大學論心而不言性中庸論性而不言心故朱子於序文中各補其闕云問目大義指此歟

子思本文以中和二字釋未發已發之意而朱子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釋未發已發之義則無過不及之中亦有和字之義歟朱子云庸者見於事和者發於心庸字之中抑有和字之義歟

無過不及既是已發之義則發時無所乖戾豈非和平乎變和言庸游氏曰云云既詳備和既變庸則庸字

中豈復有和

程子以不偏二字釋未發已發之義不偏之中何者爲未發而何者爲已發歟

不偏二字其意簡約然未發時不偏不倚在其中已發後無過不及在事上詳考或問則可知偏倚於中偏着於事皆非中和故程子以不偏二字斷之朱子以語未詳盡故特加數字然不偏中包中和可見

首章人物性之說先輩所言各異未有的論愚何敢容喙於其間或云氣有偏全或云氣有通塞未知何說得宜耶

偏全通塞皆氣也以性言之則氣質之性也然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焉惟在後人自觀之如何中庸首章與大學相爲表裏輯要云天命之性屬明德脩道之教屬新民然則道字上包性而下包教字不屬於至善云者何歟又曰戒懼屬正心慎獨屬誠意然則大學先誠意而後正心中庸先正心而後誠意者何歟又曰天地位萬物育屬脩齊治平然則齊治平可以指言而脩身之義則安在耶致中和卽脩字之義歟此下十章皆釋首章之義而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發明首章旣爲一篇之

綱領則何者可屬知仁勇之義乎愚以爲中字屬知和字屬仁致字屬勇於義如何

大學之至善包明德新民而言則中庸之性道教何莫非止於至善耶大學學者事也其工夫次第井井不紊中庸教者事也統說道理自與大學相爲表裏云爾豈次第條目而相符耶性道教是一篇之綱領而知仁勇是入道之門以此知行勇於知行之謂也愚以爲以下云云恐未當也

戒懼是存養靜時工夫則所謂存天理之事歟慎獨是省察動時工夫則所謂遏人欲之事歟

然

舜之知承上章不行之端而以明道之所以行也好問則非知者之過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歟

然

兩端之說呂氏云兩端謂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時中楊氏云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程子云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也若然則章句何以曰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取中也蓋衆論不同之際孰爲過孰爲不及孰爲中也擇其兩端而取中耶

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端卽小大厚薄之類也小則小者爲中大則大者爲中厚薄亦如此非謂執匪小匪大以爲中也

顏淵之仁承上章不明之端而以明道之所以明也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歟

賢者之過賢字換以知字看似宜

擇乎中庸則中庸何可擇乎擇則二矣侯氏云所謂擇者卽學問思辨勉而中思而得者也然則旣擇中庸則於中庸之中奚啻得一善事歟

擇則二矣云者恐未安天下萬事過不及非平常者何限顏子就其中宜於中庸者擇之豈曰二矣哉得一善則每字意隱在其上熟味之則可見

第九章上一句應大舜之知也此一句應顏淵之仁也下一句應子路之勇也而又云中庸不可能也可能之能字與鮮能之能字相照應歟

此不可能者統言知仁勇也與上鮮能謂之照應可也

第十章南方之強不及之強也北方之強過之強也強哉之強時中之強也然則於知仁二章不釋

過不及而於此章獨言之者何歟
知仁二章過不及皆在其中詳味之

十一章上一節言知之過行之過而中一節則不言知之不及獨言行之不及者抑何歟下一節言知之中行之中而又云聖者能之卽勇字之義也然則上兩節弗爲之爲字弗已之已字卽勇字之義歟

中一節雖曰知足以及之然旣半塗而廢則非真知也豈非知之不及耶弗爲之爲弗已之已屬勇字盛說是

費隱章句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退溪曰其大無外極天下之力莫能載焉其小無內極天下之智莫能破焉然則語大者道無限量而言歟語小者道無形體而言歟

道無形體隱也獨不在於無限量之中乎大小皆費也恐不可以小字作隱字看未知如何

上下察之理可得聞歟蓋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乘陽氣而戾于天鳶也乘陰氣而躍于淵魚也其飛其躍各有所當然所以然便是天理流行發見處故子思引之以明道之無所不在也以天地

言則天圓而地方者鳶魚之理也以一身言則冠
圓而履方者鳶魚之理也以一家言之父尊而子
卑者鳶魚之理也以一國言則君尊而臣卑者鳶
魚之理也至於禽獸草木萬事萬物何莫非鳶魚
上下之理乎

上下察云者自天至淵天理之流動充滿上下昭著
而鳶魚之飛躍亦費之理也故子思引詩以明理之
費上下昭著也所論萬事萬物莫非鳶魚上下之理
云然則此上下以天尊地卑上下之位觀之乎愚未
知其然也且乘陽氣乘陰氣明是氣之費也昔者許

草堂謂費氣也隱理也栗翁辨斥之以此究之則可
知

此下八章自脩身至於齊治平之事而十三章卽
脩身之義也十五章卽齊家之意也則十四章素
位之說果應於何處耶

此下八章統言小大費隱之理也故脩身齊家之事
自在其中素其位何必分屬於一邊耶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之意當推看

鬼神章爲德之德者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歟
南塘曰先言鬼神之德而終言誠字者蓋鬼神之

德本於實理也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字
卽鬼神之道歟周子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卽鬼
神之理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也非誠也鬼神
之德則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者
謂之器也鬼神亦器也歟鬼神之理願聞其詳
一篇未見有中庸之爲德同不同何暇論也南塘誠
字說好矣蓋鬼神者陰陽之氣德卽理也從古聖賢
論陰陽則以理爲道論鬼神則以德爲誠說處雖不
同然實則同一理氣也分道器則鬼神亦器也然鬼
神之理不可度思何能詳言

十九章章旬子姓兄弟儀禮註姓生也孫所生也
然則姓字卽孫字之義歟又云賓弟子兄弟之子
然則兄弟者是何所指而言歟抑亦賓之兄弟歟
子姓儀禮註是也有別於女所生之孫之義也兄弟
之子似是主人兄弟

哀公問政章獨舉文武之政者何歟治天下之道
至周大備而然耶

孔子憲章文武則其於君之間政豈不以文武之政
爲對乎

九經章其事不同然總其實則不出乎脩身尊賢

華身集 卷六
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然則第四節以仁義先後之次言之故先親親而後尊賢此節以治國先後之次言之故先尊賢而後親親歟似然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齊明盛服何以爲脩身之事也然則齊明盛服所謂致齊於外而非禮不動所謂致齊於內耶分內外看似好

學問思辨抑有工夫之次序而志意之淺深耶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則可以進於聖人之道歟學問思辨屬知篤行屬仁弗措屬勇然則知仁勇之義在此兩節而於知字獨以學問思辨爲言者何歟

能盡此五者豈不進於聖人乎以知仁勇言之則四者屬知篤行兼仁勇更商之

贊天地之化育章句贊助也然則天地之化育將何以贊助乎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乃參贊之意歟

大體然

天道先仁而後知人道先知而後仁者抑何歟
上文所謂自誠明自明誠之義也

博厚屬知高明屬仁悠久屬勇必於此章兼言知
仁勇者抑何歟

自天道人道諸章何莫非知仁勇而聖人與天地脗
合無間之意次次有漸故至此以兩配字爲言知仁
勇豈獨於此章兼言乎哉細推之則章章可見

游氏曰無息者天行健也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
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者所以體誠也又

曰誠者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
未知何說得宜耶

楊氏說恐不然更商之

純則無二無雜二字雜字之義可得詳言歟又曰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既無間斷則又何先後之有
差耶

純於天道則無二如其爲物也不貳無雜如無一毫
人僞之雜無間斷如至誠無已無先後如理氣之無
先後未知如此看則恐近於傳會耶

尊德性道問學人道也致廣大盡精微地道也極

高明道中庸天道也自人而至於天逆言之者何歟此乃下學上達之意歟此一節承首章道體之大小而言其曰德性廣大高明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精微中庸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敦厚而崇禮道中庸之事也此言於義實是脗合耶

下學上達之意似好而天地人分言者淺識曾所未聞何可猝乍強論也只就章句熟讀玩味則此章之

意庶可了然矣

至聖章言聰明睿知至誠章言聰明聖知睿與聖字各有異義而然耶書傳曰睿作聖然則睿屬知聖屬行而然耶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德與道各有分別而然耶

兩章之旨皆言天道然前章則民莫不敬莫不尊親等語皆是至聖之德也後章大經化育等語皆是至誠之道也道與德字各有攸當睿聖之義是



